

# 四川方言疑問句研究——以小說《死水微瀾》為例

肖蕊瑩\*

**摘要** 疑問句是四川方言中最能體現方言特點的句類之一。本文以川籍作家李劫人所著的《死水微瀾》為語料，將該方言疑問句分為：特指問，正反問，是非問，和選擇問四個類型。四川方言疑問句擁有豐富的語氣詞（呢、嘛、咧、罷）與特色疑問代詞（哪系、啷系、啥系），且句中的句法焦點主要由疑問代詞所在的句法位置影響。同時，四川方言更傾向於使用雙音節詞和 VP-Neg、VP-Neg-VP 或 V-了-Neg 形式的正反問句。探究四川方言疑問句的特點，有助於深入研究四川方言，深入挖掘珍貴地方語言資源。

**關鍵詞** 四川方言 疑問句內部分類 疑問語氣詞 疑問代詞

## 一 引言

疑問句是漢語日常使用中最常用的一種句型，通常是指帶有特殊疑問標記、表達懷疑和詢問的句子。在中國首部體系完整的語法書《馬氏文通》中，馬建忠先生將疑問句分為三類，1) 無疑而問的反問句或詠嘆句，用疑問的句式強調語氣以表達肯定的態度，如《莊子·天地》中“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無天。”2) 有疑而問的設問句和選擇問句，如《論語·學而》中“求之與？”和《孟子·滕文公上》中“滕，小國也……事齊乎？事楚乎？”。<sup>1</sup> 可以說，馬建忠先生以“有疑無疑”的區別作為分類的依據對疑問句語法研究很有啟發。

21 世紀以來，漢語疑問句範疇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疑問句的分類有幾大代表性觀點：1) 以呂叔湘先生為代表的一派學者強調疑問句內部的派生關係，認為選擇問是由是非問派生而來。同時，他還概括了疑問語氣（詢問、反詰、測度），將疑問句分成兩類：特指問句和是非問句。<sup>2</sup> 2) 以林裕文先生和陸儉明先生為代表的一派學者著重結構，認為疑問句在語法形式上可分為特指問、是非問、選擇問和正反問四類。<sup>3</sup> 3) 邵敬敏等學者則著重疑問句的交際功能和

\* 香港大學商學院本科生，主修私人銀行與財富管理。

<sup>1</sup> 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898 年），卷 6。

<sup>2</sup> 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33。

<sup>3</sup> 林裕文：《談疑問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年），頁 2。陸儉明：〈關於現代漢語裡的疑問語氣詞〉，《中國語文》，1984 年 5 期，頁 6。

選擇性質。<sup>4</sup> 考慮到句子的結構形式和表達功能之間的內部關係，本文將採取結構性分類方式，將疑問句分為四類。且《死水微瀾》反映的是 20 世紀晚期四川成都地區的方言情況，語法體系接近現代漢語語法系統，所以本文也借鑒了現代疑問句體系分類。

隨著語言學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方言疑問句的研究受到了學界的充分重視和廣泛關注。總體來說，前人通過不懈探索，在研究方法（如標記理論、語法化理論等）、研究角度（如理論和應用上、宏觀和微觀上、共時和歷時等）和研究內容（如虛詞、反覆問句等）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更深入全面地瞭解了方言的語法特點。可以說，方言疑問句研究是方言語法研究中的重要增長點之一，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sup>5</sup>

但整體來看目前的研究也有不足之處。第一，中國各方言區的研究成果和水平不平衡。在前人的研究中，吳方言、晉方言和粵方言研究最為豐富，閩方言和湘方言緊隨其後，而川渝地區方言疑問句研究較為不足。<sup>6</sup> 第二，從研究內容上來看，字詞方面的研究多於句層面的研究。許多學者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疑問句中副詞、代詞、介詞和語氣詞等，比如，郭校珍在其 2022 年的研究中分析了“敢”在晉方言疑問句體系中的用法，強調了“敢”作為一個疑問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王芳在 2023 年深入研究了安陽方言中“的”語綴的功能和用途，進一步揭示了方言中語綴的重要角色。<sup>7</sup> 在句層研究方面，特殊句研究很受重視，如〈關於四川話中‘該是哈’問句研究〉<sup>8</sup>，但整體句法研究基礎還很薄弱。

可以說，前人對於四川方言疑問句層面的研究較少，且欠缺方言語法中句層面的系統研究。為此，本文將對川話長篇小說《死水微瀾》<sup>9</sup> 中的疑問句進行窮盡式調查，分析四川方言疑問句特點。《死水微瀾》是川籍小說家李劫人寫於 1935 年的代表作，也是 20 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長篇川話小說。<sup>10</sup> 作為土生土長的四川成都人，李劫人在小說中運用了大量生動形象的四川方言口語對話，保留了珍貴地道的方言語料，真實再現了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在列強侵略下四川民間的生活面貌。可以說，四川成都是李劫人先生無法割捨的文學故鄉，他筆下的保留了眾

<sup>4</sup>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黎運漢、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sup>5</sup> 雲微、王虎：〈近十年漢語方言疑問範疇研究評述〉，《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報》，2013 年 6 期，頁 22。

<sup>6</sup> 郭利霞：《漢語方言疑問句比較研究——陝蒙三地為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6。

<sup>7</sup> 王芳：〈安陽方言中的語綴‘的’〉，《殷都學刊》，2000 年 1 期，頁 99。

<sup>8</sup> 山術蘭：〈關於四川話中的‘該是哈’〉，《西華大學學報》，2008 年 6 期，頁 6。

<sup>9</sup> 李劫人：《死水微瀾》（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 年）。

<sup>10</sup> 李德慧：〈論李劫人《死水微瀾》的民間敘事〉，《遼寧工業大學學報》，2020 年 5 期，頁 81-84。

多原汁原味的、極具地方風貌和文化特色的四川民間方言，因此研究價值極大。大致來說，本文擬解決以下問題：一是與普通話相比，四川話疑問句類型在語氣詞和疑問代詞上有什麼特點？二是四川方言中的正反問句有什麼特點？

## 二 文獻綜述

關於方言疑問句的研究，較早的是朱德熙先生在 20 世紀末發表的《語法講義》<sup>11</sup> 和《‘V-neg-VO’與‘VO-neg-V’兩種反覆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布》<sup>12</sup>，主要針對方言中反覆問句句型進行了研究。雖然朱德熙對方言反覆問句研究作出了可貴的探索，但尚未覆蓋到整個方言疑問句系統。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研究疑問代詞、疑問語氣詞等的佳作，比如陸儉明先生對現代漢語疑問語氣詞的探索就相當細緻。<sup>13</sup> 但是，學界針對四川方言疑問句整體的探索少之又少，翻閱文獻後也只見到邵敬敏、周娟《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sup>14</sup>、張一舟等《成都方言語法研究》<sup>15</sup> 和謝光躍《成都話疑問範疇研究》<sup>16</sup>。其中謝光躍的方言研究也只關注了成都方言疑問句中的特殊語氣詞和是非問句，對四川方言整體研究並沒有全面展開。除此之外，針對《死水微瀾》這本川話小說本身的語言類研究也多集中在文學性角度，比如林泉的〈《死水微瀾》部分四川方言詞語考釋〉<sup>17</sup> 和胡蓉的〈李劫人小說中四川方言與文化內涵〉<sup>18</sup> 都只挑選了個別四川方言詞分析其文化涵義和文學影響，而句層面的語言學研究尚未展開。總的來說，前人對四川方言疑問句整體系統研究不足，還留有很大研究空間。

## 三 四川方言中的特指問句

通過統計，《死水微瀾》中特指問的比例是四類疑問句中最高的，佔 67.5% 左右。根據朱德熙先生的理論，“特指問”以疑問代詞為標記，通過在陳述句中加入疑問詞語和語調就變成了特指問句，回答的方式是給該問句中的疑問詞代入具體的值。<sup>19</sup> 疑問代詞根據表達功能，可分為：問人事物、時間、地點、狀態、原

<sup>11</sup>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業印書館，1982 年）。

<sup>12</sup> 朱德熙：〈‘V-neg-VO’與‘VO-neg-V’兩種反覆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布——為紀念季羨林先生八十壽辰所作〉，《中國語文》，1991 年 5 期。

<sup>13</sup> 陸儉明：〈關於現代漢語裡的疑問語氣詞〉，《中國語文》，1984 年 5 期，頁 6。

<sup>14</sup>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黎運漢、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sup>15</sup> 張一舟、張清淵、鄧英樹：《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

<sup>16</sup> 謝光躍：〈成都話疑問範疇研究〉（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sup>17</sup> 林泉：〈《死水微瀾》部分四川方言詞語考釋〉，《中華文化論壇》，2013 年 6 期，頁 47。

<sup>18</sup> 胡蓉：〈李劫人小說中四川方言與文化內涵〉，《欽州學院學報》，2016 年 9 期，頁 25。

<sup>19</sup> 朱德熙：〈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對象是什麼〉，《中國語文》，1987 年 5 期，頁 5。

因和程度等幾類。<sup>20</sup> 特指句中的焦點表達明確，問句中疑問代詞就是疑問焦點，但不同疑問代詞所表達的語義也有所不同，因此下文將根據不同疑問代詞的類別進行闡述：

## 1. 疑問代詞“哪”系做標記的特指問句

“哪”(na<sup>3</sup>)、“哪個”(na<sup>3</sup> ko<sup>4</sup>)和“哪裡”(na<sup>3</sup> ni<sup>3</sup>)在《死水微瀾》里是“哪”系做標記的特指問句的主要形式，共十四例，主要用來詢問人物、事物或地點。

### a. 疑問標記“哪”

只不曉得分在哪國人手裏？  
哪有這樣喧賓奪主之禮？  
他們又哪來的那麼多的錢？  
你哪能這樣容易就上了手？

以“哪”作標記的特指問句共四例，和普通話用法相似，可作定語、主語和狀語，表地點和程度。

### b. 疑問標記“哪個”

別人家死了人，哪個又不傷心咧？  
哪個曾拿真心來結交過我？  
哪個敢？  
哪個的手，不是又白又嫩？

《死水微瀾》中出現的“哪個”作標記的特指問句共四例，大多在句首作主語，詢問人事物。其中“哪個又不傷心咧？”疑問程度較低，是一個兼有疑問代詞和語氣詞的特指問句。“咧”這一四川方言語氣詞不傳達疑問信息，僅有強調表達者語氣和情緒的作用。

### c. 疑問標記“哪裏”

妳到哪裏去？（1）  
我們比妳強的在哪裏呢？  
沒幫到什麼忙，妳說到哪裏去了？（2）

<sup>20</sup> 郭利霞：《漢語方言疑問句比較研究——以晉陝蒙三地為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6。

嫂子妳是規規矩矩的人，妳哪裏曉得？  
哪裏還像他們殷勤過？  
婊子從了良，哪裏還能亂來？（3）

《死水微瀾》中出現的以“哪裏”作標記的特指問句有六例，位置在句首或句末，其用法多樣，可作主語、賓語和狀語。不同於普通話中“哪裏”主要表達有關處所和地點的疑問（1）和虛指（2），四川方言中還有反問的用法（3）。和普通話語序還有一點不同，四川方言中地點賓語可在動詞前面（1）。

## 2. 疑問代詞“啗”系作標記的特指問句

“啗”（tsa<sup>2</sup>）、“啗個”（tsa<sup>2</sup>ko<sup>4</sup>）和“啗樣”（tsa<sup>2</sup>iaŋ<sup>4</sup>）在《死水微瀾》里是“啗”系做標記的特指問句的主要形式，共三十七例，主要用來詢問行為方式和狀態。馮春田認為“啗”是由“怎麼”演變而來的合音。<sup>21</sup> 雙音節詞“啗個”共三十句，佔比 81.08%， “啗個”和“啗”可通用，但前者出現頻率大大高於單音節“啗”（佔比 6.67%），這說明四川方言更傾向於使用雙音節詞。

### a. 疑問標記“啗個”

作狀語：

啗個眼前會離不開她呢？  
啗個不呢？  
啗個使得？  
啗個吃的？  
你啗個不早向大娃子說呢？  
你啗個找得到人？  
三兒啗個還不出來？  
只是啗個做呢？  
那又啗個辦呢？  
你叫人家啗個不癡心呢？  
我看你臉上啗個是青的？（4）  
你難道不明白我這場病是啗個來的？  
近來的場合，啗個有點不對啦？  
好嫂子，我不知你心裏是啗個想的？  
外面風大冷，啗個不在堂屋裏去做呢？  
我與羅五爺是有仇的。啗個結下的仇？說來話長……

<sup>21</sup> 馮春田：〈漢語疑問代詞演變的特殊規則〉，《文史哲》，2009年5期，頁139。

不這樣，卻嗒個整得到他們呢？  
你走是可以的，只我嗒個捨得你呢？  
雖說我是他的傭客，我嗒個好說為你的事呢？  
她的三魂七魄，嗒個出去呢？  
你病的糊裏糊塗的，嗒個曉得呢？  
他盡不送錢來，我這病嗒個會好呢？

在《死水微瀾》中，“嗒個”用作狀語成分的情況是最常見的，共二十二例，主要問理由、狀態和方式。其中有十三句（約 60%）以語氣詞“呢”結束，可見四川方言疑問句時常與語氣詞搭配使用，以加強語氣。

此外，“嗒個”+Neg（嗒個不）作反問句，在《死水微瀾》中出現了三次，“你叫人家嗒個不癡心呢？”、“嗒個不呢？”、“外面風大冷，嗒個不在堂屋裏去做呢？”，疑問程度較低。

最後，問原因時“嗒個”的位置可決定句子焦點，如例（4）強調的“你為什麼是‘青的’這個狀態”，但調換語序後——“我嗒個看你臉上是青的？”和“我看你嗒個臉上是青的？”焦點成分位置隨之改變，問的重點分別變成了：為什麼我看你臉上是青的？為什麼是你的臉上是青的？

作謂語：

你嗒個了？  
後來又嗒個呢？  
他敢嗒個嘛？

“嗒個”也可充當謂語，《死水微瀾》中有三例，問情狀，後接語氣詞“呢/嘛”強調語氣。

作定語：

是嗒個的一回事？

當“嗒個”作定語時，句中可省略主語。

作補語：

是的，你哥子看她長得嗒個？還好看不？

在《死水微瀾》中，“啗個”作補語成分的情況只有一例，問情狀。

單獨成句：

啗個的？九爺，今天怕是得了會罷？  
老婆討了兩年半，還娃兒都有了，啗個了？以前並不覺得好呢。  
就算找到了。又啗個？

“啗個”也可單獨成句，問理由，但後面必須接語氣詞或提高語氣來表明疑問目的。

#### b. 疑問標記“啗”

啗能比呢？  
即在我們家裏，我們啗好只圖自己舒服，連房間都不讓一讓呢？  
他娘家人都念了，我們啗好不念？

《死水微瀾》中單音節詞“啗”作標記的特指問句只有三例，可作主語和定語，主要是反問用法。

#### c. 疑問標記“啗樣”

董軍門的回兵啗樣的不行？  
那你啗樣去找她呢？

這裡的“啗樣”可理解為普通話中的“怎麼樣”，問情狀和方式。

### 3. 疑問代詞“啥”系作標記的特指問句

“為啥子”(uei<sup>4</sup>satsɿ<sup>3</sup>)、“啥”(uei<sup>4</sup>)和“啥子”(satsɿ<sup>3</sup>)在《死水微瀾》裏是“啥”系作標記的特指問句的主要形式，共五十七例，主要用來詢問原因和狀態等。四川方言中的“啥”和“為啥子”相當於普通話中的“什麼”和“為什麼”。其中多音節詞“為啥子”和“啥子”佔多數，有四十八例，約佔 84%。

#### a. 疑問標記“為啥子”/“為啥”

為啥子大家就不安分起來？

為啥子鄉下人的腳，就不該纏小？  
為啥子他又懂呢？（5）  
為啥子今夜不點燈呢？  
為啥子把衣服也扯得稀爛？  
為啥子，吃了楊醫生的藥，反轉爬不起來？  
為啥子把我的母雞搶去了？  
為啥子要滲生水？  
為啥子不吃呢？  
為啥子又不呢？  
為啥袁中堂禁止時，他們還是把他沒奈何？  
為啥子還要作假？  
為啥子不老是吃一個飽？  
你為啥子這樣衛護他？  
你為啥見了人家，總是開口就罵，人家又沒有惹你？  
你為啥子守在人家跟前，老是賊眼賊眉鼠眼地盯著？  
只是為啥子把鋪面關鎖著？  
我真不懂，為啥子我們這樣害怕洋鬼子？  
洋人既是才十幾二十個人，為啥子不齊心把他們除了？  
教堂既是那麼要不得，為啥子不把它毀了？  
三奶奶你又不是吃不起藥的，為啥子拿著命來拼？  
娃兒頭一回過年進城，為啥子不領出去走走？

複合疑問代詞“為啥子” / “為啥”常用在句首，在 AP 或 VP 前面，對人事物進行提問。在《死水微瀾》中使用頻繁，共二十二例。此疑問代詞可調換語序，放在主語前後不影響語義，以（5）為例：“為啥子他又懂呢？”和“他為啥子又懂呢？”但後者從語義上會更強調問句的主體，即“為什麼是他這個人又懂呢？”。因此可以說，疑問代詞的語序影響疑問焦點。

#### b. 疑問標記“啥子”

作定語：

啥子藥？  
有啥子要緊事嗎？  
有啥子話？  
你叫啥子名字呢？  
家有啥子味道？  
我是啥子好老婆？



老弟說的啥子話？  
今天有啥子事嗎？  
只要他肯去求洋人，啥子話說不通呢？  
這是啥子原因？  
曉得你在場上割了些啥子老牛？  
他們難道沒有耳朵，一點都不曉得現在是啥子世道嗎？  
蔡大嫂是啥子樣的人？  
這與我們啥子相幹呢？  
到底是啥子事？  
我的話不作數，不過我記得啥子國有一牙字？  
你難道還沒有看清楚那是些啥子人？（6）

《死水微瀾》中出現的“啥子”作定語的特指問句共有十七句，問人事物和中心語所指代的事物性質<sup>22</sup>，是文中“啥”系疑問代詞最常見的用法。與普通話用法不同，四川方言中“啥子”前後可接量詞“些”修飾，如例（6）“……那是些啥子人？”和“……那是啥子些人？”，語序變化不影響語義和問句焦點，

作賓語：

姓啥子？  
你先說清楚，到底拿啥子謝我？  
你替我把賬還了，你一家人又吃啥子呢？  
老子們摸了他啥子？  
你曉得啥子？  
盡看些啥子？  
慌些啥子？（7）  
你胡說些啥子？  
我們鄉下人的腳，又不比城裏太太小姐們的，要纏那麼小做啥子？（8）  
都與我不相幹的，說啥子呢？  
你倒是可以老實不客氣的跟他掙頂綠帽子，怕啥子呢？（9）

當“啥子”這一疑問代詞作賓語時，常處於句尾，與普通話中的“甚麼東西/事情”表達意義相似，問人事物。“啥子”也可直接連接動詞形成“V+啥子”結構，如例（8）和例（9）表示反問中的“做啥子”、“怕啥子”。和定語用法相同，“啥子”可接“些”修飾，但只能前置，如例（7）“慌些啥子”，但“些”不能後置（“慌啥子些”不正確）。和普通話中“些”的量詞用法不同，這裡的“些”更貼近語氣詞。

<sup>22</sup> 謝光耀：〈成都話疑問範疇研究〉（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c. 疑問標記“啥”

想個啥法子，把這案子弄松一點？  
他叫啥名字呀？  
兩個兒子都做了官，老姨太太還有啥勢力？  
那女人是做啥的？  
是啥東西？  
是啥道理呀？  
她老子做啥事的？

《死水微瀾》中以單音節詞“啥”為疑問代詞的特指問句共有九句，多作定語，問人事物。

表 1：《死水微瀾》中的疑問代詞用法

功能	疑問代詞
問人/事物	哪、哪個、啥子
問地點	哪裡、啥、啥子
問方式/狀態	咋、咋個、咋樣
問原因/目的	為啥子

#### 四 四川方言中的正反問句

《死水微瀾》中出現的正反問句式有“VP-Neg-VP”，“VP-Neg”，和完成體問句“V 了 Neg”。朱德熙先生認為正反問是通過謂語的肯否重疊形式來提出問題，例如“VP-不/沒/沒有-VP”，回答該問句的方式是在肯定項（VP）和否定項（非 VP）之間做出選擇。<sup>23</sup> 還有一派學者，如邵敬敏和黃正德先生將正反文看成一種特殊選擇文，將“A 還是 B”替換為“A 還是非 A”，最後省去連詞“還是”，形成“A-Neg- A”形式。<sup>24</sup>

##### 1. VP-Neg-VP

###### a. V-Neg-V

<sup>23</sup> 朱德熙：〈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覆問句〉，《中國語文》，1985 年 1 期。

<sup>24</sup>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黎運漢，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請你幫個忙，好不好？（10）  
讓我同大家商量著去做，好不好？  
上頭這樣辦法，對不對？

《死水微瀾》中以“V-Neg-V”形式出現的正反問句共有三例。周煒認為在這一結構的否定語素 Neg “不”和“沒/沒有”中，後者只能用於提問已完成事件（如：你做沒做？），而前者“不”沒有此限制。<sup>25</sup> 這類正反問句主要意圖為詢問意見和態度，可後加語氣詞，如在例（10）中加入語氣詞變為“好不好嘛”（表催促）或“好不好啲”（表嘲諷），賦予了問句情緒色彩。

#### b. V-Neg-VO

且不忙說人家，只問你愛不愛她？

《死水微瀾》的“V-Neg-VO”只有一例，是前省式正反問句。

#### c. 是不是+VP/NP

兩乘教是不是一路的？（VP）  
你說的是不是那個穿品藍衣裳的女人？（NP）  
是不是又打了錘來？（VP）  
你搞的我，是不是？（單獨成句）

這一類正反問句在《死水微瀾》中共出現四例，其中“是不是+VP”兩例，“是不是+NP”一例，單獨成句一例。邵敬敏等學者認為這類問句發問之前就帶有一定的語義傾向性，且“VP”句比“NP”句的傾向性更明顯，一般呈肯定傾向，是在尋求印證和肯定的回答。<sup>26</sup> 此外，“是不是”也可單獨成句，放在句前或句尾構成疑問句。語序雖然不影響語義，但語序放置的不同位置會影響問句中立性——比如，當“是不是”放置在句尾時，會加重提問者的肯定傾向，甚至是暗藏逼問和拷問的語氣。

## 2. VP-Neg

據考證，這類“VP-Neg”正反問句在中國多個方言區（包括晉陝蒙）的正反

<sup>25</sup> 周煒：〈從方言劇本《抓壯丁》看四川方言疑問句〉，《南方語言學（第16輯）》（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0年。

<sup>26</sup>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黎運漢、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

句中佔據主導地位，<sup>27</sup> 四川地區也不例外。在《死水微瀾》中共有十四例，Neg 語素只有“不”和“沒有”兩類。

a. VP+不

少爺長高了這一頭。還認得我不？(12)  
媽媽，你可覺得么姑近來很有點不對不？  
那女人長得還好看不？  
你還念得成經不？(11)  
你還記得宋道平做了內江下來說的話不？  
還要得不？  
你曉得我現在是啥子人不？  
洋人的話，曉得靠得住不？  
是的，還好看不？

此類正反問句共出現九次，常和“V+得+O+不”組合出現，如例(11)和例(12)，對既存事實進行提問，不能用於詢問尚未發生的事物。

b. VP+沒有/有+VP+沒有

有能夠跑跳打滾的草地沒有？(12)  
有能夠捉魚的野塘沒有？  
這樣說嗎，有讓手沒有？  
我們去看看三老爺的房間收拾好了沒有？  
光緒帝到底捉住了沒有？

此類正反問句共出現五次，相比於單音節否定詞“沒”，四川方言更傾向於使用雙音節詞“沒有”作為否定語素。並且，更傾向於把否定語素放在句末，如例(12)在普通話里的表述一般是“有沒有能夠跑跳打滾的草地？”，而不是“有+VP+沒有”的形式。

c. V 了 Neg

這是完成體問句，由單一動詞構成的問句形式，Neg 語素只有“沒/沒有”一類。

---

<sup>27</sup> 周煒：〈從方言劇本《抓壯丁》看四川方言疑問句〉，《南方語言學（第16輯）》（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0年）。

他晚上來了沒？  
你餓了沒？  
睡了沒有？

此類正反問句共出現三例，在普通話中一般用“嗎”替代 Neg 語素。

## 五 四川方言中的是非句

朱德熙先生認為是非句就是“由陳述句加上升語調和疑問語氣詞構成的”，以整句話為疑問對象，要求聽話者對提問給出非肯即否的回答。<sup>28</sup> 在《死水微瀾》中，是非問的語氣詞標記主要有“罷”、“嗎”、“唆”三種。

### 1. 以“罷”為標記的是非問

根據太田辰夫的研究，明代以前沒有“罷”表推測和猜度的例子，清代時也時常與“大概，也許”等搭配，大概在近代才開始單獨使用。他還認為語氣詞“罷”是由句末的“也罷”虛化而來。同時，近代常使用的“吧”也來源於“罷”語義中的“休止、罷休”。<sup>29</sup>

未必罷？  
不見得罷？  
你們嫌少罷？  
你到底摸清楚了不曾？不會有後患罷？  
朋友，這地方不是找開心的罷？  
三公爺你不會高興了亂說罷？  
九爺，今天怕是得了會罷？（13）  
成都省的窮人怕也很苦的罷？（14）  
怕在溝邊上罷？（15）

以“罷”為標記的是非問共九例，其主要特點是：發問者發問前對問句的回答就已經有了傾向。特別是在四川方言中常和“怕”搭配使用時，如例（13）（14）（15），發問者希望得到聽話人對自己看法的支持和確認。與普通話中“怕”所含有的“害怕、擔心”等語義不同，四川方言的“怕”是強調一種半信半疑和不確定的語氣。

<sup>28</sup>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業印書館，1982年）。

<sup>29</sup>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

## 2. 以“嗎”為標記的是非問

韓家二奶奶不是女的嗎？  
你也不大認得我了嗎？  
認得我們曾師母嗎？  
這樣沒出息還不走嗎？  
四城門賣的十二項，五個錢吃兩大碗，鄉壩裏能夠嗎？  
不是已經成人了嗎？  
洋教有好兇嗎？（16）  
你想想，馬家不放手，李老九撐得住嗎？  
不喜歡還能和你好嗎？  
這裏還有玩家嗎？  
我來好燒個包子賠禮，使得嗎？  
當真是三貢爺嗎？  
你龜兒東西連狗都不如，聲氣都聽不出了嗎？  
招娃子，硬喊不起來嗎？  
你目前還在想做官嗎？

《死水微瀾》中以“嗎”為標記的是非問共十五例，疑問程度比較高。如果把例（16）中的“洋教有好兇嗎？”的“嗎”疑問詞改為“嘛”，即“洋教有好兇嘛？”疑問程度隨之降低，語義重心變為——“洋教也沒那麼厲害吧？”

## 3. 以“唆”為標記的是非問

有好多太太奶奶小姐姑娘們，是當真貞潔的唆？  
能夠賴著羅歪嘴他們過一輩子唆？  
你們已吃過早飯了唆？  
老實人好些唆？  
想反悔唆？

《死水微瀾》中以“唆”為標記的是非問共五例，等同於普通話“是不是”，但比後者的疑問程度低，間於“嗎”（高疑問度）和“罷”（低疑問度）之間。

## 六 四川方言中的選擇問句

選擇問就是發問者提供兩種或兩種以上可能的答案供答話者選擇回答的疑

問，<sup>30</sup> 在《死水微瀾》中案例較少，只發現一種“A 嘛 B (嘛)”。

去村上嘛回家？(17)

吃肉嘛吃菜嘛？

此類選擇句口語色彩很濃，“B”選項後的“嘛”可以省略，一般在雙音節詞後省去，如例(17)。但不能省去“A”選項後的“嘛”，否則選擇問句不成立。

## 七 結論

本文以四川方言的疑問句範疇為研究對象，通過窮盡式探究川話小說《死水微瀾》中的語料，對該方言疑問句範疇作了較為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論文主體部分主要敘述了四川方言的疑問詞系統，以疑問句類型為架構，分別對“特指問、正反問、是非問、和選擇問”等四個疑問句類型以及疑問語氣詞、疑問代詞進行了詳實的分析，有幾大發現：

- 1) 四川方言疑問句擁有豐富的語氣詞，包括“罷”、“麼”、“嗦”、“呢”、“咧”等。不同語氣詞賦予問句的疑問程度有所不同，其中“罷”的疑問程度較低、而“呢”較高。
- 2) 相較於普通話，四川方言擁有特殊的疑問代詞，如“哪”系(哪/哪兒/哪個)、“啷”系(啷/啷個/啷樣)、“啥”系(啥/啥子/為啥子)等。其中，四川方言更傾向於使用雙音節代詞，比如在“啥”系做標記的五十七例特指問句中，疑問複合代詞“為啥子”和“啥子”佔多數，有四十八例，約佔 84%。
- 3) 四川方言疑問句中句法焦點主要被疑問代詞出現的句法位置所影響。比如，“我看你臉上啷個是青的？”、“我啷個看你臉上是青的？”和“我看你啷個臉上是青的？”三句，焦點成分位置隨疑問代詞語序的改變而改變，疑問焦點分別強調賓語的狀態(你的臉上為什麼是青的?)、主語(為什麼我覺得你臉上是青的?)和賓語(為什麼是你的臉上是青的?)
- 4) 最後，VP-Neg 和 VP-Neg-VP 形式的正反問句在四川方言中最为常見<sup>31</sup>。

總體而言，在疑問句範疇內，四川方言的詞法和句法表達形式較普通話更為多樣。因此，本課題的研究將有助探究四川方言疑問句的特點，亦有助於深入研究四川方言，深入挖掘珍貴地方語言資源。當然，由於個人能力和語料的限制，本篇論文難免有諸多不足，例如選擇問句的例子太少，不具有代表性。因此，筆

<sup>30</sup> 范繼淹：《語言學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86年)。

<sup>31</sup> 林裕文：《談疑問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頁2。

者希望將本次探究作為起點，在未來進一步蒐集語料並閱讀相關文獻，以求全面、科學地描寫和概括四川方言語法的全貌，為家鄉方言研究甚至中國語言學作貢獻。